

# 羽泉 | 没有人会害怕输给强者

上一回羽泉的上海个唱是纪念成军10年,5月4日再来时,已是出道15年,他们发了Hello Kitty模样的喜糖,上面写着——Happy Wedding,白百何也传来VCR:“听说你们在一起15年了……祝你们幸福啊!”15年,痒都痒了两回了,羽泉却依然可以合体高呼——我是歌手!

■文 | 毛予倩 由宇飞 ■图 | 资料



## 用歌声思考人生

生活周刊:你们在一起15年了,有没有什么老底可揭?

胡海泉:你们关心的就是这些问题?(笑)

陈羽凡:我们一直以来都让媒体朋友很难写、很难下笔,但也正是因为这样坚持了15年,我们才走出了自己的“羽泉Style”。也就是从某一个方面来说,我们自认为我们的责任感就是要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来修正一些大家错误的概念,包括

近期上了《我是歌手》这个节目去集中性地做一个曝光,以及集中性地让大家知道我们的音乐理念和所谓的为人处世的状态,也是希望大家能更加准确地认识我们。我们也希望能给大家更多一些料啦,但是真的是时间不够,生孩子什么的,你们不知道,每天都可忙了。

胡海泉:你们想听我们揭什么样的老底?我们要是不能忍受那不就分开了吗?我觉得他忍受不了我的吧,也不能算忍受不了,就是认为我解决不了的一个弱点,就是比较好吃,我常年处于需要减肥的状态。也不是嫌我胖,是我跟他在一块儿,才显得我胖一些。

陈羽凡:也不是,这属于鸡蛋里挑骨头,爱吃还不好?但是狂吃之后再狂减,一是对身体不好,再有一个,一定要有意见的话,一定是因为希望他能更好,其实,合伙吧,就像家人一样,健康一定是第一位的,有了这个才能有进一步的关系和发展,他每天虽然朝九晚五,但睡得未必比我长,我虽然每天熬夜,但我未必就身体比他差,生活是个全面的东西,我们就是互相督促。人和人相处,就是要不断地认可除自己以外的其它的优点。

生活周刊:之前来上海做过“黄金10年”,这一次是15年,这个数字上的变化对你们的意义是什么?

胡海泉:我想每个人在去意识到自己变化的时候,一定是停下来思考过这个问题,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时间去静下来去思考,因为我们的生活有一点被动。我们希望用歌声、用现场以及氛围,每个人都自己去体会自己过去的5年,然后会在这个过程中,回忆自己的过去,总会发现一些变化,只要是积极的、乐观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一定会得到更多。

生活周刊:刚才说到《我是歌手》,如果没有这一段集中曝光,对上海歌迷来说,羽泉真是好久没有重磅的消息了,这期间都在做什么呢?

胡海泉:其实每一年,我们都没有太多的休息日,都是在工作,无论是在表演还是创作,还是参加社会活动。但每次来上海,都是相对小型的活动,所以可能大家都没看到。相对北方来讲,上海的演出还是比较,怎么讲,独立自主的吧——不论是媒体环境也好,还是消费者感知的渠道也好。这也怪我们来得太少,所以,也希望以后能有个更多机会,但我们其实每年来上海都不是一两次,最起码都有5-10次。

## 舞台是审视自己的地方

生活周刊:刚才说到《我是歌手》,如果没有这一段集中曝光,对上海歌迷来说,羽泉真是好久没有重磅的消息了,这期间都在做什么呢?

胡海泉:其实每一年,我们都没有太多的休息日,都是在工作,无论是在表演还是创作,还是参加社会活动。但每次来上海,都是相对小型的活动,所以可能大家都没看到。相对北方来讲,上海的演出还是比较,怎么讲,独立自主的吧——不论是媒体环境也好,还是消费者感知的渠道也好。这也怪我们来得太少,所以,也希望以后能有个更多机会,但我们其实每年来上海都不是一两次,最起码都有5-10次。

陈羽凡:一般来说,到某一个地方做宣传,一定是有新的作品或者新的动向,就像这一次,我们是因为开演唱会,才能坐下来跟你们聊一样,这是需要契机的。羽泉这么多年以来,在曝光效率和商业价值上,似乎显得不是很足,但任何事情都需要有摸索、有探讨,在之前,歌唱以外的行为上,我们一起做过主持人,同时我也演戏,也做导演,其实每天都很忙碌,商演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羽泉并不满足于唱歌挣钱,否则的话,其实我们出到第三张专辑就可以不出了,因为你到



这15年说成功也是成功,说失败也失败,这是一个成熟的娱乐环境,也是最没有规矩的时代。有得必有失,15年,我们也得到了自我认同上的满足。

哪里,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那三四首歌,你出再多专辑,大家第一个要点的歌还是《冷酷到底》《最美》《深呼吸》。但我们一致认为,作为一个品牌经营的话,如果没有一个有条有理、带有一定冒险精神的尝试的话,是不会拓宽未来的。另外,从商业运营来说,如果不能做更多尝试的话,也就不会让羽泉这个品牌发光发亮。这15年说成功也是成功,说失败也失败,因为在一个成熟的娱乐环境下,羽泉的15年应该更辉煌,但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产业它都有发展的过程,我们很庆幸生在一个很开放、很现代的时代,同时我们也埋怨这个最没有规矩的时代,有得必有失,15年,我们也得到了自我认同上的满足。

生活周刊:《我是歌手》这节目让羽泉的曝光率激增,但在节目一开始应该有犹豫吧,因为这个节目的周期比较长,很耗精力?

陈羽凡:我们当时也是考虑到这个问题,因为周期实在太长了,而且又是固定的,多少会影响正常的演出,这两三个月的收入,可以说是不菲的,而且在节目里还要做一些以前没有过的专业尝试,都是我们的顾虑。但是洪涛导演在说服的次数和诚恳度上,作为一个朋友,作为一个真正想做一个音乐节目的人,于公于私,我们都应该勇敢地站上去,因为尝试和冒险不是羽泉第一次尝试了。

生活周刊:那你们觉得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收获比较多的是什么?

陈羽凡:我觉得是让大家听到了羽泉不同的音乐表现以及羽泉在音乐上的热情和能力,另外一点,就比较八卦了,我没想到15年以后,有人觉得我特帅。

胡海泉:《我是歌手》还有一个,就是打破一些行业里面的惯性,因为有些成功是会培养出某种惯性的,这个舞台也让我们重新审视我们做音乐的方式和视角,更严谨地去对待音乐这份职业。因为以前每年有上百场的演出,难免会有变质的时候,这样的舞台能够让我们找回我们严谨的态度。

生活周刊:当时没想过歌手与歌手的PK,万一输了,挺没面子的?

胡海泉:来之前,人之常情都会担心这一点,我想其他很多很多被联络的歌手没来,我想他们后来都挺后悔没来的,都是因为这一点担心。

陈羽凡:对,我想每个人都怕输,但没有人会害怕输给强者,那就意味着我们一开始还有一个疑虑就是:谁在舞台上跟我们一块儿唱,一块儿去竞争,被听众去评选。

胡海泉:其实,每一个离开舞台的歌手都是强者,大家都对他们特别肃然起敬,没有谁觉得丢了面子。

